

一趟车一辈子,绿皮“小火车”上的“阿呷车长”



▲在“慢车”上,阿西阿呷给孩子们辅导作业,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走出大山,踏上成才的希望之路。 羚萱摄

成昆铁路沿线上,有许多铁道兵墓园。50年来,他们注视着铁路和列车,阿西阿呷也在列车上注视着他们。“我常常在想,只有把列车值乘好,才对得起他们拼过的命”

本报记者吴光于、李力可

傍晚的普雄火车站,从南驶来的5634次列车进站后,站台迎来一阵喧嚣。

当蹬着高跟鞋的女孩挽着男友胳膊踩着轻快的脚步离去,当盘着粗黑发辫的彝族大娘坐在行李上燃尽烟斗中最后一撮烟丝,当站台边的小餐馆后厨飘出蒜苗炒回锅肉的香气,小小的车站渐归于寂静。

50年前,在30万筑路大军的卓绝努力下,连接川滇两省的钢铁大动脉——成昆铁路通车。在四川境内,它穿越茫茫大凉山,将曾经闭塞的土地与外界连通,沿线诞生了许多“火车拉来的城镇”。

普雄便是其中之一。因为铁路,它比所在的越西县更有名气。

45岁的列车长阿西阿呷有着彝家女子的清秀脸庞,声音中气十足,身材微微发福。过去24年,她每周都要在这个小站与攀枝花间往返两次,她值乘的5633/5634次列车,几乎是她的整个世界。

成昆线边的彝家女

普雄站每天会通过30多对列车,阿西阿呷能通过不同的鸣笛声,分辨出进站的是货车还是客车,是特快还是普快……这样的本领,在她很小的时候便有了。

1971年,阿呷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成昆线上的白石岩站,车站便成了他们的家。

小镇地处偏远山区,火车是当时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父母无论是走亲戚,还是买米、买油,都要坐火车。

阿呷记得,生活在车站边的人们,每当听到汽笛声,无论乘车与否,都会停下手中的事,去月台上看一眼。那时候的她,并不知道,无尽延伸的黑色铁轨,将带给她与同龄的大凉山女孩截然不同的命运。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凉山很少有女童上学。但因为铁路,阿呷一家的观念走到了前面。

小时候,阿呷每天清晨都要坐上绿皮火车,到10公里外的乃托乡上学。

“记得读一年级时,班里还有5个女生,二年级时就只剩两个了。爸爸身边基本都是汉族兄弟,

对我的影响很深。如果没有爸爸的这份工作,我应该十六七岁就会嫁人,现在过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她说。

在父亲的极力支持下,阿呷一直念完了初中。她的生活轨迹,也一直也未曾离开过铁路。她常常在路上偷偷观察车厢里的面孔,努力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外面的世界”的痕迹。

她也羡慕那些穿着制服的列车员,觉得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神气。1996年,她终于脱下了便装,换上制服,理正帽檐,戴上工牌,成为越西车站的一名客运员。第二年,她踏上了熟悉的绿皮车,成了一名列车员。

普雄与攀枝花之间距离353公里,沿途停靠26个站,时速40公里,全程要行驶9小时零8分钟。全程票价25.5元,最低票价2元,价格已经30多年没有变过。

这样慢速的长线运行列车,在如今的中国铁路网中已十分罕见。在崇尚速度的高铁时代,它依然带着独特的节奏,充满活力地运行着。曾经隐匿在地图中的一个个大凉山拗口的音译地名,也因列车的停靠变得让人熟悉。

人们管这趟慢悠悠的列车叫“慢车”,小和慢,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崇山峻岭间的“和谐号”

绿皮的车厢,简单的座椅,席地而坐的彝族老乡,背篓里不时探出的小鸡仔脑袋……登上“慢车”,如同坐上时光穿梭机,许多定格于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画面开始在眼前一帧帧闪回。

如今,这趟车已极少被外地的旅客选择,乘客几乎都是沿途的百姓。

跟着阿呷穿过一节节车厢,不时有人跟她打招呼。“阿姐”“阿呷车长”人们如此称呼她。在她口中,乘客们是“默粟”“阿妈默粟”“粟昌”“细来”(彝语:大爷、大娘、小伙子、姑娘),每个词都带着独特的韵律。

15节车厢,15幅彝乡风情。

缠着头巾、怀抱小鸡仔的老大娘,留着“天菩萨”,拿着烟斗的老大爷,叽叽喳喳一路说笑,背着书包上学去的女娃,刚进完货、算着账的小卖部老板娘,刷着抖音、穿着时髦去串门的年轻人……慢悠悠的火车,如同一座流动的村庄。

阿呷操着地道的彝语,深谙民族习惯和禁忌,俨然这座“村庄”里的“村长”。

列车上23年,她已记不清调解过多少次乘客之间的纠纷,当过多少次翻译,帮过多少忙……

彝族老乡好酒,特别是火把节、彝族年,往往高高兴兴地上车,二两洒下肚后打得头破血流。

列车员要不停广播,一节一节车厢反复叮嘱提醒、劝架、调解。车厢里噪音大,用上扩音器也得提高嗓门,长久下来,十个列车员里九个有咽炎。

人们也会乘着这趟火车迎亲、送亲。每逢这类喜事,阿呷总会来上一嗓子,老乡们也会跟着唱和,歌声一路飘扬。

参加工作的第三年,阿呷在火车上亲手接过一位婴儿。

那天,她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在厕所里很

久没有出来,敲开门后,发现女人即将临盆。

阿呷立刻将他们转移到行李车上,用被单、纸箱搭起一间临时“产房”,靠着回忆自己生孩子时医生的指导,一边指挥,鼓励产妇。

不多一会儿,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母子平安。

当她剪断脐带的那一刻,忽然热泪盈眶。“现在那个孩子应该21岁了,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阿呷至今常常会想起他。

过去23年,出生在阿呷值乘列车上的婴儿已经有16个,并非每次都顺利。

一次阿呷遇上产妇大出血,好不容易将她送上救护车后,有热心人告诉她,产妇的丈夫有艾滋病,产妇有很大可能也被感染。

阿呷看着自己有伤口的手,心里阵阵发紧,幸而后来去防疫站做了筛查,确认无事。之后,她又在列车上当过好几回接生婆。“心里会有担心,但是乘客有危险,我不可不能不管。”她说。

2008年6月,暴雨肆虐成昆线铁路。

一天清晨8点,列车到达沙马拉达站时,阿呷没有见到以往早早等待在站台上的孩子们,只看到山坡上一群背着书包拼命奔跑的小身影。

阿呷说,这些孩子总让她想起儿时的自己。那时如果遇到慢车调度赶不上火车,她只能徒步10公里去学校,途中一条800米的漆黑隧道让她至今心有余悸。

那天,她果断对接车站值班员联系客调,列车临停,直到孩子们安全上车后,才缓缓启动。

2011年12月,冬天的普雄气温已至零下5摄氏度。

发车时,阿呷看到一位身着单薄衣衫,蹲在连接处瑟瑟发抖的彝族小男孩。无论怎么询问,男孩都紧抿着嘴角一言不发。阿呷立即将他带入宿营车,打来热水,盖上棉被。此时男孩大哭起来。在阿呷的轻声宽慰下,他道出缘由,原来是和家里人闹矛盾后离家出走。阿呷立即联系普雄站,并发动大家一起寻找男孩家人。

经过两个小时的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到达西昌站后,阿呷将男孩交到了守候在站台上的爷爷手中。

为彝族老哥找回丢失的物品、悉心照料丧夫的怀孕妇女、资助路费总是拮据的年轻人……日复一日,一件件暖心的小事,让阿呷成为大家最信任的人。

她的手机号18年没有变过,里面存着100多个彝族乡亲的号码,病人需要特殊照顾、产妇要去医院生产、学生独自上学……遇到困难,她的手机就是老乡们的求助热线。

慢悠悠的火车,成了大凉山崇山峻岭间的“和谐号”。

一趟车,一辈子

5633/5634次列车沿线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在过去千百年里,受制于交通的闭塞,

这里曾被认为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直到今天,铁路沿线的一些小站都还没有通公路,“慢车”是当地百姓与外界沟通唯一的桥梁。

51岁的阿依来自普雄镇,是5633/5634次列车的常客。她每隔两三天就要坐火车到西昌批发蔬菜,车厢的一头,放着她刚进回的番茄、青椒、折耳根。卖菜利润微薄,却是一家人主要生活来源,“慢车”是家人的希望。

如今的车厢,为了方便群众专门做了改造——每节车厢的两头拆除两排座位,用于堆放行李和货物。

列车上还有一节专门运牲畜和大件行李的车厢。每逢彝族新年,这里猪、牛、羊的声音此起彼伏,如同一个小型动物园。最稀奇的一次是在红峰站,一位老乡竟拉上了一匹马。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彝族老乡开始建新房。由于部分地区还不通公路,慢火车也成了他们运送建材的唯一途径。

列车到达喜德站时,两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上了车,她们打从记事起就坐上火车结伴出行。15岁的吉克果果说,这趟列车就是她和伙伴的校车,风雨无阻,绝不晚点。阿呷车长则如同一位老师,总是在路上问寒问暖。

“慢车”上23年,岁月缓缓流淌。

越来越多的变化降临在车里车外:女童们背上书包,踏上火车去上学;孩子们越来越习惯用普通话交流;年轻人走出大山,开创新的生活;人们的衣着更加整洁,携带的干粮更加丰富;成昆线沿途的治安好了,过去扒火车的现象已经绝迹。

只有乡音依旧,重山依旧。

如今,阿西阿呷的班组有30多人,他们中的已和阿呷共事20多年,也有新招聘的大学生,其中包括5名彝族年轻人,在阿呷的言传身教下,他们也成了“和谐号”上的幸福使者。

阿呷的家在西昌市,爱人工作在会理县,而她一直“在路上”。20多年来,她极少能在节假日相伴家人。“春节有春运,暑假有暑运,这就是铁路人的职责。”

她说,两个儿子都是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夫妻俩连去开家长会的时间都很少。“我这个人,当妻子、当妈妈都不称职,亏欠父母也很多。”讲到这里,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起来。

因为小而慢,坐在列车上,能清楚地看到成昆铁路沿线的风景。

一路上,有许多铁道兵墓园。

50年来,他们注视着铁路和列车,阿西阿呷也在列车上注视着他们。“我常常在想,只有把列车值乘好,才对得起他们拼过的命。”

在这里,无论时间进程多快,高铁速度多快,“慢车”依然是彝族百姓的生命线,阿西阿呷的生命已经与它融为一体。“以慢为快”“服务乡亲”一直是我的初心,火车只要继续开,这颗心就不会变。”她说。

二十年六栋房,阳朔“洋疯子”的中式“老宅梦”



▲4月底,在广西阳朔县,伊恩·汉姆林向记者介绍他的“秘密花园”。 本报记者吴思思摄

一个南非人花费大半积蓄,租下6栋老宅,一租就是20年,将老宅装点一新,打造自己的“秘密花园”……

“很多人找到我,说自己家也有老房子,但是已经没有人愿意住,重新装修又太贵了,感到很可惜。其实要装好一个老房子,不贵,很值得,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本报记者吴思思

“这是一个任何人想象所及的,最美好最神秘的地方。”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伯内特笔下的女孩玛丽从印度来到英国幽静的乡野田园,找到了被隐藏10年之久、种满了攀援玫瑰的“秘密花园”;而在万里之外的东方,不同时空下,南非人伊恩·汉姆林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后,终于在遇龙河畔、凤冠山下的桂林阳朔旧县村,寻觅到被遗忘在时间之外的百年老宅。

伊恩花费大量积蓄,租下6栋老宅,一租就是20年,将老宅装点一新,打造自己的“秘密花园”。尽管马头墙下的青砖白瓦掩不住老宅的破败,但这个南非人仿佛已经看到了存在百年的东方庭院修缮一新的生机勃勃。

十年一梦,百年古宅随着传统村落的保护重焕生机,当地人也逐渐明白了古宅修缮的背后,不仅关乎一个外国人的老宅梦,更有着一代代人抹不去的记忆与乡愁。

这就是我的“秘密花园”

骑着单车,在风景秀丽的阳朔山水间行走,伊恩十分惬意,而他十几年前来到广西桂林做旅游团领队时对当地的冬天却记忆犹新,湿冷的风,可不能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2001年,伊恩应聘到一家英国旅游公司,被派驻到中国长期开展旅游业务。隔年,他来到了阳

朔。尽管语言不通,但他却热衷于骑着单车,探索山水间的每一个角落。“记得是在冬天,我偶然来到旧县村,看到了这些老房子。”

彼时的旧县村,安安静静地伫立在遇龙河畔,随着遇龙河的流水慢慢走着时光,只能从村内的街道、祠堂和马头墙窥见这里曾经厚重的历史。

“透过花窗,我看到两座屋子中间有院落,各种植物野蛮生长着,虽然因为很久没人居住,一切都乱糟糟的,但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有院子的宅子。”学习建筑的伊恩对老宅子一见倾心,马上找到房主,却被告知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就这样,“洋疯子”的老宅梦,终于还是在中国南方的冬天启动了。

每一个老宅都有自己的性格”

沿着青石板路走进旧县村,村东北的古民居建筑群依地形而建。在一座古朴的黄泥砖瓦门楼前,“秘密花园”的指示牌挂得不起眼。继续往里探寻,古民居特有的封闭式庄园格局让伊恩的民宿有着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

推开门,一座依山而建、移步换景的院落展现在眼前。如今的“秘密花园”已经扩大到6栋,古民居院院相通、户户相连,黄土夯墙的四合院,门窗上的雕花,院落相连处的铁栅栏,古井池里养着鱼,老宅的“老”元素随处可见;而抽象的油画、旋转的钢筋楼梯,一间色彩鲜明、有着南非风情的咖啡屋,这些现代建筑的装饰元素也被老宅很好地融合和接纳。

“我很喜欢中国一些老元素,在修复的时候我会将这些元素都保留下来,每一个房子都有它的性格,我也想慢慢寻找这些宅子的性格。”伊恩说。本身是一名建筑设计师的他,对老宅的修复进度是缓慢的,“木门、门扣、木桌都是我在二手市场淘回来的,我很喜欢去二手市场淘一些老物件,让它们能够匹配老宅的性格。”

破旧瓦缸里面种上了花草,大米桶改装成了置物箱,这些都是伊恩在修复民居保留下来的老物件,很多别具一格的装修都得益于他的灵光一闪。

现在已经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伊恩,最开始修复老宅时还是受到不少阻力。“有时候我会重新安排一下房子的横梁结构,动静太大了,旁边的邻居就会急忙跑来告诉我我的房东,‘租你房子的老外要把你的房子拆掉啦’。”这个时候,伊恩动用他丰富的肢体语言,一再跟房东保证,“我不是来拆房子的。”

实际上,尽管村民们很快接受了这个性格开朗的外国人,但他修复古宅的举动在最初并不为大多数人理解,村里年轻人认为这个老外只是图一时新鲜,小打小闹一下。反而是村里的老人们给了疯子鹰坚持下去的动力。

“在第一栋房子差不多装修好了的时候,几个老人过来,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在这个房子里出生的。”疯子鹰说,这些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的老人近年来随着子女陆续搬到外面的新居,看到老宅恢复新生,他们打心眼里高兴,“他们专程来感谢我,以前他们看到房子破旧,虽然心疼但也办法,现在他们很高兴有人替他们保护这些老宅子。”

老人的话让伊恩意识到,他的“老宅梦”有着更多的意义。“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感动延续到了现在,我很庆幸开始做了这件事,并且不会停止。”

每个人都能参与的“老宅梦”

春去春归,老宅无法向别人诉说它们曾经的辉煌,只有当风扬起尘埃时,才会有人发现它

的破败。当马头墙再次立起,屋檐被重新装点,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老宅承载的记忆值得被延续和珍惜。

庆幸的是,保护来得并不晚。